

荒江女侠

(五)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典武侠小说全集 龙典主编 . -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4.5

ISBN 7 - 204 - 03179 - 2

. 中... . 龙... . 武侠小说 - 中国 - 全集
.DS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56932 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010010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密云印刷厂印刷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43.75

字数: 946.4 千字 印数: 1 - 500 套

ISBN 7 - 204 - 03179 - 2 I·113

定价 (全四册): 137.20 元

目 录

第五十六回	黄昏寂寂铁杖惊书生 碧海茫茫孤舟追剧盗	(1)
第五十七回	虎斗龙急飞镖伤侠士 花香鸟语舞剑戏红妆	(18)
第五十八回	飞觞醉月秘史初闻 扫穴黎庭芳踪遽杳	(33)
第五十九回	鸳鸯腿神童吐气 文字狱名士毁家	(48)
第六十回	作刺客誓复冤仇 听花鼓横生枝节	(65)
第六十一回	妙计布疑云英雄被给 孤身陷敌手女侠受惊	(80)
第六十二回	恶梦初回设谋离虎穴 清游未已冒险入太湖	(103)
第六十三回	醉酒狂行水中闹趣剧 游山闲话湖畔访异人	(125)
第六十四回	快意畅谈解衣为剑舞 奋身苦战投水作珠沉	(142)
第六十五回	访女侠蓦地得凶音 观兽戏平空生悲剧	(163)
第六十六回	代打擂台女儿显绝技 留居客地俊士结新知	(179)

荒 江 女 侠

第五十六回 黄昏寂寂铁杖惊书生 碧海茫茫孤舟追剧盗

梦熊此时忍不住喊起来道：“哈！你这尖嘴和尚鬼鬼祟祟的，向人家张望什么……”刚要再说下去时，剑秋早已先摇摇手，叫他不要声张。梦熊不知剑秋有什么意思，只得缩住口不说。幸亏室里也没有反声，剑秋便对众人说道：“我们归去吧，时已不早了。”

于是付去茶资，大家立起身来，走出虎跑寺，取道望湖边而归。梦熊遂大着声音说道：“那两个秃驴必非善类，生得奇形怪状，好不可怕。”窦氏道：“那怪头陀所携的铁禅杖足有七八十斤重，他能用这东西，本领必然不小，大约又是江湖上的怪杰。”剑秋道：“瞧了那头陀，要使人想起韩家庄的铁拐韩妈妈，她的铁拐好不厉害，我们险些着了她的道儿。”玉琴道：“那时候我们的剑术还是浅薄，换了现在，我们却不怕她，无论如何必要和她拼个上下，不必有劳云三娘了。还有那母夜叉胜氏的一枝钢鞭，也不输于铁拐啊。”众人且说且走，毓麟和彩凤指点着道旁风景说说笑笑，兴更浓厚。玉琴和剑秋、梦熊、窦氏谈论着怪头陀，她的眼睛很锐利，无意中回头一看，恰见离开他们背后数十步路之处，那个雷公嘴和尚偷偷掩掩地跟着他们行来。她便将玉肩向剑秋的肩上一碰，轻轻地说道：“你瞧那秃驴，果然有些蹊跷，在后面跟上我们来了。”剑秋听着，也回头瞧了一眼，连忙

别转脸来，装作若无其事，低低对玉琴说道：“琴妹，我们别睬他，让他尽跟，索性让他知道了我们的住处，只要好好防备他们，也奈何我不得。”玉琴点点头，仍泰然地走着。窦氏母女、毓麟兄弟却都没有觉察。在夕阳影里，一路走回清泰旅馆，天色已黑下来。

一行人将进店门里，琴、剑二人又留心向后面一看，果然那和尚一直跟了下来，远远地立在那里窥探他们入内。琴、剑二人绝不声张，直等到了里面，大家坐下休息。曾毓麟伸了一懒腰，喝了一口茶，先对众人带笑说道：“今天我喝了虎跑寺的泉水，觉得旅馆里的茶没有味了，无怪古人卢仝、陆羽以品茗试泉为生平第一要事哩。”彩凤笑嘻嘻地对他说：“你游得快活么？两条腿可跑得乏力，总算被你赶上的。”毓麟道：“如此清游，胡可多得？虽跑折了两条腿，也是快活的。”玉琴冷冷地说道：“毓麟兄真快活么，可知道今天我们又遇到尴尬事了。”毓麟怔了一怔，说道：“有什么尴尬事？莫非在虎跑寺遇见的怪头陀要来寻斗么？”梦熊在旁嚷道：“我早知他们不是好人的，吃人肉的贼秃当然非盗即贼，但是他们与我们素不相识，要来寻我们做甚？”彩凤道：“方才那个贼秃向我们张望得着实有些不怀好意。”玉琴道：“姊姊不知道，那个雷公嘴的秃驴在我们归途中曾蹑足追踪到店门口呢。”彩凤道：“呀！那贼秃跟随我们至此的么？那是一定有意窥伺我们了。”

剑秋低着头，好似寻思一般。窦氏问道：“岳先生，你们可有些认识那两个么？”剑秋道：“我也正在思索，实在不认得。”玉琴道：“大约他们总是金光和尚门下一流人，我们以前在宝林寺、白牛山、天王寺、邓家庄等各处和峨眉派

结下冤仇，便是我们不去找他们时，他们也是时时刻刻地要来报复。也许我们不认识他们，而他们认识我们呢。不然那贼秃和我们偶然邂逅，便来跟踪作什么呢？”窦氏道：“这样说来，今晚我们却不可不防了。”琴、剑二人都点点头。毓麟听了，脸上露出懊恼之色，说道：“此次我同你们南下，玄女庙、抱犊崮纠缠了好多时，你们都杀得辛苦。现在到了明媚的西子湖边，正好及时行乐，探幽选胜，谁料又要生出岔儿来，未免令人扫兴。”玉琴微笑道：“此次不是我们去兜搭在身上，乃是人家找来的，避也避不了。然而在我看起来好如家常便饭，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窦氏道：“好姑爷，你放心吧，有我母女俩在此，管叫那贼秃猖狂不得，决不使你损伤一发的。况且又有岳先生和玉琴姑娘相助，你尽管高枕而卧，不用多虑。”玉琴道：“伯母说得甚是，放着我们这几个人，还怕敌不过那两个秃驴么？”

毓麟听大家这样说，心中稍慰，点头说道：“你们不要笑我胆怯，我是只会拿笔杆儿的人，前番两次遇险，幸逢玉琴妹和彩凤妹舍身奋勇将我援救，我是感激不尽的。今夜仗你们去对付吧。”彩凤把手指向毓麟脸上，羞着道：“你真是个怯书生，还要叫人家不要笑你，不怕害羞么？今夜我拼着不睡，保护你如何？”剑秋笑道：“甚佳甚佳。毓麟兄，你有了这位武艺超群的嫂嫂作保护人，何畏之有？以后你快快拜她为师，学习起来吧。在这个叔季之世，丈夫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文武都用得着啊。”说得众人都笑起来。梦熊却嚷道：“我游了一天，身子倒不觉疲惫，肚里却饿得很，快快吃了晚餐再商对付之计罢。”剑秋道：“不错，我的腹中也觉空空的，要想吃喝呢。”遂和大家点了几样菜，吩咐店小

二早为准备。店小二先将灯掌上，接过菜单出去知照。不多时，已将酒菜送上楼来。大家坐定，将晚饭用过，又闲谈了一番。窦氏道：“我们如何防备，要不要先说妥？”剑秋道：“这里只有毓麟兄一人可照常安睡，我们五人可分在两间房里埋伏，专等秃驴前来，不要声张，看他们怎样下手。”彩凤道：“我和母亲及玉琴姊一同潜伏在这屋里保护毓麟，好叫他放心大胆。”剑秋道：“很好。我与梦熊兄伏在间壁房中，若有风声互相接应，不要放走了秃驴。”

于是大家取出兵器，穿了短装，准备停当。剑秋、梦熊走至间壁房间里去。大家把窗门关上，彩凤便对毓麟说道：“你安睡吧，少停秃驴若来，有我们抵挡，你切不要声张。”毓麟诺诺答应道：“谨遵妹妹吩咐。我真是疲倦得要睡了。”又向玉琴说道：“恕我无礼。”遂先脱下长衣上床去睡。窦氏和玉琴、彩凤又静坐了一歇，养息着精神，听听店里人声渐静，约摸已过二更时分，玉琴遂将桌上的灯扑的吹灭，她和彩凤各挟宝剑伏在毓麟睡榻左右，窦氏却伏在桌子底下，等候动静。毓麟虽然睡了，可是心里有些警戒，哪里睡得着！瞑目想起那怪头陀的情状以及那柄铁禅杖，总觉得有些恐怖。虽有琴、剑等众人在这，仍未能帖然安宁，只是在床上翻身。彩凤起初以为毓麟已入睡，及听他时时翻身的声音，忍不住低低说道：“做什么还不安睡？请你放下一百二十个心，我和玉琴姊姊都在你床边作保驾将军呢。”毓麟道：“多谢，多谢！我正睡着哩。”彩凤道：“呸！你睡了还会开口说话吗？”这句话说得玉琴在旁听了，不由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彩凤又要开口时，窦氏道：“你们别声张了，那东西快来哩。”于是大家屏息无声，再听店里已是十分静寂，一般旅

客大都已入睡乡。

这样等候了好久，忽闻窗外微有一阵风声，两扇窗顿时开了，一条伟硕的黑影如箭一般地射进室来，双脚落地时杳无声息，已至毓麟床前，呼的一禅杖打下。毓麟是醒着的，如何不觉得，只急得他失口喊声“啊呀”！但是禅杖落下时，当的一声，已有一剑从毓麟旁边飞起，挡住那禅杖，乃是彩凤的流星宝剑了。同时玉琴也已一跃而起，一道白光径向那黑影头上。那人见室中已有戒备，忙将禅杖收转，架开玉琴的剑，回身便走。窦氏已从桌下跳出，喝声“着！”双钩向那人脚下左右卷来。那人将禅杖望下用力一扫，当啷两声，窦氏的虎头钩早已荡开，一耸身跳上了屋面。玉琴喝一声：“不要走！”和窦氏双随后跃出，见屋上立着两个人，就是那怪头陀和尖嘴和尚了。

玉琴挥动真刚剑向前进刺，那尖嘴和尚一摆手中两柄烂银戒刀，拦住便战。这时剑秋已从那边房里跃上屋顶，怪头陀见他们都来了，大吼一声，抡起铁禅杖向剑秋当头打来。剑秋舞着惊蛰剑敌住，窦氏也使开虎头钩来助剑秋。五个人在屋面上叮叮当当狠斗起来。彩凤本要出外助战，却被毓麟将她一把拉住，央告道：“好妹妹，你别出去战了，在我这里防御着吧。我见那怪头陀实在害怕，请你先别走，他们大约敌得住的。”彩凤见毓麟发急，也不忍走开，恐防真有余党入室。所以仗剑站在毓麟床前，听屋上厮杀的声音。梦熊却因一则自己对于登高的技能不济事，二则估料怪头陀凶悍，非己能敌，不敢冒险，取过弹弓立在窗槛上，想得间发他一弹。但是他们已杀到后边去了，影子都望不见呢。

原来那怪头陀和剑秋等战上数十合，觉得剑秋等果然名

不虚传，自己一击不中，反给人家拦住。悄然惊动了地方，这里是个繁华热闹的大都会，将有牵连的事情，不如走罢。因此且战且退，到得后边，蓦地将禅杖一扫，打开剑秋的剑和窦氏的双钩，望后一跃，早到了短墙上，说声“走”！一翻身跳到地下去了。那尖嘴和尚也将双刀一紧，架开玉琴的剑，跟着飞身跳出墙来，已到了后街。剑秋、玉琴、窦氏一齐跟在后面跳出来，那怪头陀蓦地一回身，便有两个飞锤飕飕地向他们头上飞来。三人左避右闪，躲过了第一锤，那第二锤恰巧飞到玉琴耳边，玉琴左手一起，把飞锤接住，正想回击时，那两个贼秃已趁这隙儿，一个转身窜入旁边小巷里。三人追去时，已不见了踪影。这里两边都有小巷，不知走向哪一条。玉琴还要搜索，前面灯火照耀，却来了一队巡夜的兵丁。

剑秋不欲多事，一拉玉琴衣袖，说道：“回店吧，不要追了。”玉琴、窦氏遂随着他跃上围墙，来到自己屋顶上，仍从窗里飞身跃入。这时彩凤已将灯点亮，毓麟坐在床上，梦熊也走了过来。店中亦有少数人闻声惊起，向楼上探问，但都没有瞧见剑秋等回来。剑秋遂伪言屋上有贼，已被他们驱走，叫楼下人安心睡眠。楼下人听说没事，也就各自归寝，不再查问了。

彩凤见他们顷刻之间已回来，便问道：“刺客逃走了么？”剑秋道：“竟被他们走了，便宜了这两个贼秃。”窦氏道：“那怪头陀的铁禅杖果然不错，老身的双钩也急切近他的身不得。有此好本领，可惜不归于正，也是徒然。”玉琴将接住的飞锤在灯光下细看，足有八九斤重，锤形甚小，作八卦式，是铜制的，角上都有棱尖，锤中镌着“法喜”两

字，大约是那怪头陀的名字了。玉琴便将锤给大家看，且说道：“这锤有棱角，很不易接，稍一不慎，手中便要划碎。方才我用二指把锤夹住，真是侥幸。”大家接在手里传看，都说厉害，险些儿着了那贼秃的暗算。彩凤指着毓麟说道：“都是他拉住了我，不放我出外助战，否则那贼秃既有铁锤，我也要还他一袖箭呢。”毓麟道：“方才那怪头陀跳进来的时候，不问情由便向我床上兜头一杖，你们想，叫我这文弱之身怎禁得起这七八十斤重的禅杖一击？怎不令我骇杀？幸亏彩凤妹妹代我挡住了，保得无恙。想你们三人足够对付的，自然不肯放她出来。”玉琴笑道：“不错，你谢谢她吧。”毓麟果然在床上向彩凤作了一揖，道：“多谢妹妹。”彩凤笑道：“你这人真似吃奶的孩子了。”

剑秋将飞锤放在桌上道：“那怪头陀想是来行刺的，他们总是和我们有什么冤仇，不然何至于一见面就跟踪前来下毒手呢？”玉琴道：“我早说过了，他们定是峨眉派中人。明天我们只要到虎跑寺去一问究竟，便知端的了。”剑秋点点头，梦熊把飞锤取了去，说道：“这个东西你们留着没用，不如给我带回去做个小玩意吧，那锤是很好的，制得甚佳，我想那贼秃轻易放出，中不着人，岂非太不值得呢？”剑秋道：“你瞧锤上不是有一个小小的环么？本来可系铁链的，不过系了链便放不远罢了。”梦熊道：“不错，不错！”玉琴道：“你既心爱此物，就送与你吧。”梦熊大喜，便将飞锤放入衣袋。

窦氏道：“此刻将近四更，我们还可安睡一刻，料他们不敢再来了。”于是大家放下兵刃，各自回房，解衣睡眠。次日早上起来，天色阴沉有雨意，剑秋便和梦熊上虎跑寺去

探听。玉琴、彩凤等在寓中坐着闲谈，没有出去。到午饭时，二人回来了。玉琴、彩凤忙问二人可曾探得底细，有没有遇见怪头陀。剑秋答道：“哪里会再见？我们跑到寺中找那慧明老和尚，向他问起情由，原来他也和那两个秃驴并不十分熟识的，只知那怪头陀名唤法喜，尖嘴和尚名唤志空，常在江浙沿海走动。他们富有多金，不知从哪里得来的。以前曾一度捐出五百两银子给寺中修理大殿，所以他们每至杭州，便借宿在那里，性情粗暴得很，慧明和尚见他们很是惧怕，只将好酒肥肉款待他们，直等到他们去后。至于他们的来历，因他们很守秘密，实在不知晓，他不敢详询。昨天二秃驴来后，志空在我们出寺的时候跟着出来的。到晚上他们就告别了老和尚出来，不知上哪儿去，今天并没有再住。他既然如此说法，我也不必把夜间的事告诉他听了。只苦了我们二人的腿，白跑了一趟咧。”玉琴道：“暂时便宜他吧，将来再遇见时，他那双凶恶的红眼睛我总认识他的，再和他算帐。”剑秋道：“只好如此了。”窦氏道：“这事已过去，我们别谈。莫忘了我们来游西湖的啊。”剑秋道：“不错，今天大有雨意，我们俩在归途中曾飘着数点雨，明日再行出游吧。”这天众人吃了饭，便在旅馆里坐着闲谈，没有外出。到傍晚时，天上的云散了开来，屋上映着一角淡淡的残阳，玉琴喜道：“明日大概可以天晴，我们可以一游湖上了。”夜间大家恐防万一怪头陀再来行刺，仍各当防备。然而一夜很平安地过去。

次日天晓，玉琴、彩凤首先起身临镜梳妆，各换了一身新衣，益见清丽。毓麟和剑秋瞧着心中甚乐。大家用过了早餐，遂走出店来。到得湖畔，雇了一只较大的游艇，一同坐

上。舟子打着桨，便向湖心摇去。波光潋滟，其平如镜，许多小艇来来往往，上面坐着惨绿少年，红粉佳人，都是来游湖的。四周岚影苍翠，好似美人在那里临镜晓妆，梳她们的凤髻，娇媚可爱。玉琴瞧着，不由喝声采。他们都是在北方久居的人，现在见了这山明水秀的西子湖，不觉都沉醉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了。先到钱王祠、白云庵两处游览一过，遂至三潭印月。大家在九曲桥上徘徊着，又到潭边，见三潭相对着立在水中。相传这是宋时苏轼在杭设立的。剑秋等游玩良久，遂又回船，望丁家山一带摇去。到午时已至孤山放鹤亭了。大家坐在放鹤亭上饮茗。遥望保俶塔如簪花美人，临风玉立，很令人心旷神怡。众人又往谒林和靖墓及鹤冢，还有亭下的小青墓，摩挲古碣，发思古之幽情。

此时毓麟便滔滔地把林处士梅妻鹤子的故事告诉众人听，继又讲着冯小青的一段历史。玉琴、彩凤听了，心里都觉惨然，眼眶里几乎掉下泪来，毓麟又吟着小青的四首绝命诗道：

稽首慈云大士前，莫生西土莫生天。愿为一点杨枝水，洒作人间并蒂莲。

春衫血泪点轻纱，吹入林逋处士家。岭上梅花三百树，一时应变杜鹃花。

新妆竟与画图争，知在昭阳第几名？

瘦影自怜秋水照，卿须怜我我怜卿！

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读《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

青冢黄昏，美人千古。这几首绝命诗流传人间，正够动人哀思。

彩凤点头叹道：“象小青这般遭遇，自是红颜薄命。但古今来痴心女子甚多，岂独一冯小青呢？”玉琴道：“小青的身世固是可怜，然我总怪她是个弱者，受大妇那样的虐待，一些不会抵抗，以致幽闭孤山，终生不得再和冯生见面，到底忧郁而死，不过徒为后人所悲，对于她自己一生的幸福，却完全断送了。为什么不毅然决然地和大妇脱离呢？”彩凤也说道：“小青果然是弱者，但是冯生也何尝不是弱者呢？假如他自度没有力量制服那大妇，那么何必多此一举，白白地害了人家一个多才多貌的好女子呢！”毓麟笑道：“你们俩说得也不错，可是古今女子大都是弱者。诗人咏吟的，小说家所写的，很多很多。象小青处于她的环境中，心里未尝不想抵抗，无如伶仃弱质，尽人摆布，一些没有反对的力量。那时社会上也没有人对她表同情，肯出来助她的。自然不得已，只有一个死字是她可怜的归宿了。这种是消极的反抗。你们都是一剑敌万人，巾帼中的英雄，当然和她不可同日而语了。”彩凤道：“是的，换了我时，一定不肯这样地忧郁而死，为仇者所快心。须要搅他一个落花流水，不退让的。”她说到这里，不由脸上一红，又说道：“呀！我也不肯做人家的小星了。”玉琴道：“倘然我在那时的话，一定要把那大妇浸在醋瓮里，叫她喝一个饱，再把小青救出来，使她和冯生见面，让他们二人很平安地住在一起，成就一对神仙的眷属，岂不爽快？”毓麟听了玉琴的话，不觉笑道：“爽快，爽快！可惜冯小青没有遇见玉琴妹妹啊。”玉琴道：“不是我说废话，若然现在我遇见了这等事，自然起了不平之心，要干涉一下的。”剑秋笑道：“琴妹，你倒好象古押衙了。物极必反，我料再过数十年或是百年，中国的妇女必有解去缚束，

放任自由的一口，再没有冯小青这种人了。”玉琴叹道：“这也难说啊！”梦熊在旁听得不耐烦，却嚷道：“这一个姓冯的女子已死了好几百年，你们却还在这里议论些什么？游了半天，我的肚子也很饿了，快些吃饭罢！吃饱了好再去游玩。我的兄弟酸溜溜地一肚皮的书，你们要听他讲书时，不如夜间回到旅馆里坐着再听吧。”剑秋道：“好！梦熊兄要吃午饭，我们腹中也有些饥饿，就在孤山用吧。”梦熊一嚷，把众人的谈话剪断，才一齐回到放鹤亭上。点了几样菜，三斤酒，大家吃了一个饱。毓麟抢着把帐付去。

大家下了孤山，仍坐着小艇向前面各处去游。到了岳坟，大家上岸，走进岳王庙去拜谒武穆遗像。剑秋自认为岳王后裔，向岳王焚香下拜。玉琴等也对此民族英雄都肃然起敬。又看了精忠伯及坟前竖立的四奸铁像，一则流芳百世，一则遗臭万年。游罢出来，心中很多感慨。又到玉泉去观鱼，上栖霞山游栖霞洞、紫云洞，一个儿凄神寒骨，一个儿暮云凝紫，都是瑰琦不可名状。岭上又多桃花，又有桃溪，满目绛英，煞是好看。游罢了栖霞，回到岳墓前下舟，在湖上返棹回去。见夕阳映射水面，鳞鳞然作黄金的颜色，又好如霞彩绮丽，可爱的西子披着艳丽的衣裳，把她的明眸送人回去。大家都觉得目酣神醉，说不出什么话来。

回转了客寓，都说快哉！快哉！尘襟都被湖水涤净了。夜间各自早睡。次日又去游灵隐、天竺、韬光等处，登北高峰清啸，再游宝石山，葛岭而归。又次日往江边一带邀游，在云栖吃午饭、登六和塔观钱塘江。又次日游城隍山、紫阳山、凤凰山等处，又至城中走了一遍。这样他们在西子湖边一连游了五六天，天天徜徉在青山绿水间，几乎把别的事都

忘却了。他们本是来游西湖的，自然要把西子的面目看个饱了。其时各处来此进香的人也很多，到处都见游人。他们在灵隐曾听人家说起普陀山风景的佳美，玉琴心里很想乘便往那里一游，向众人征讯同意，剑秋首先赞成，毓麟夫妇也愿同往，窦氏和梦熊当然也没有话说了。

他们在杭又流连了两天，刚要准备动身到普陀去，忽然店小二领进一个人来和他们相见，大家一看，认得是曾福。曾福见了众人，一一叫应。毓麟兄弟不由一呆，便问曾福怎样找到这里来的，家中可有什么紧要的事情。曾福禀告道：“大少，太太前几天忽然患了寒热病，十分沉重。虽请大夫前来诊治服药，可是服了药后如水沃石，一天不好一天。老爷和老太太急得没法想，恐防大少爷和二少爷在杭州游玩，一时不归，因此打发我星夜南下来寻找大少爷等，请你们赶紧回家去。我赶到此间，走遍各处旅馆方才找到，真不容易啊。”梦熊听了不觉跳脚道：“哎呀！我的浑家有了重病么？曾福，瞧你这样说法，路远迢迢的，一来一往要耽搁许多时日，即使我马上赶回家去，恐怕她也早已长逝了。啊呀，我的妻呀！”他说着，顿脚大哭起来。剑秋连忙劝道：“梦熊兄，这事先要定行止，不要先哭乱了你的心。”毓麟也说道：“大嫂子病虽沉重，并不一定是死的。父亲母亲因我们在外边不知道，当然只好先打发曾福来叫我们回去。你哭有什么用呢？”梦熊听说，收住眼泪道：“回去，回去！那么我们今夜就回天津去吧。”毓麟道：“哥哥，你又来了。今日时已不早，我们来得及就动身么？要走，明天走也不为迟。”于是他又向曾福详细问了一遍，叫曾福便在此间住下。

毓麟便对剑秋、玉琴说道：“我们本想跟你们一起去游

普陀，现在出了这个岔儿，老父有命，不能不回家乡，只好半途分手。你们去游吧。”又向彩凤道：“我不能不伴同大哥同归，你心里如何？”彩凤还没有回答，窦氏早说道：“你们弟兄俩都要回去，一则路中要人保护，二则彩凤也未便不归，老身和女儿当然也伴你们一齐回去了。”剑秋道：“你们既然都回去，不如一齐走吧。普陀之游只好俟诸异日了。”毓麟道：“有了岳母和彩凤妹妹伴送我们回里，你们二位难得到此，正好往游普陀，何必要跟我们同回？这真是煞风景的事。”梦熊又说道：“兄弟说得不错，你们二位大可不必回去。况且这是小事情，也许我们赶回去时，我的浑家病已好了。那么你们俩不是跟我们上了当吗？”玉琴笑道：“这样说，梦熊兄何必哭呢？”毓麟、彩凤又再三劝琴、剑二人不要同回，仍去游普陀，玉琴才道：“既如此说，我就让你们先回去。我和剑秋兄去游了普陀山，再回津沽来望候你们。”彩凤道：“这样我们也安心了。”这天晚上，大家到酒楼里去畅饮一回，方才归寓。

次日早上，梦熊、毓麟和窦氏母女以及曾福带着行李和琴、剑二人告别了，动身回天津去。琴、剑二人自毓麟等去后，他们俩人又在杭州游了一天，才也别了西子湖，动身向定海县去。到得那里，雇了一只帆船驶至普陀。风和日丽，海不扬波。二人付去舟资，很活泼地跳到岸上，找得一个引路乡人，引导他们上山。只觉得山上风景又清丽又雄壮，与别处不同。白华庵门前有两株香樟大树，三人都不能拱抱，是数百年的老物。石凳清洁整齐，一路走上去，寺院林立，钟声频闻，顿使人想起昆仑山的一明禅师来。到得文昌阁才坐着略事休息。又至普济寺游览，殿上小笼内供着十八尊真